



奥尼尔剧作中母性意识的剖析

丁根娟

(新余学院人文学院 江西, 新余 338000)

Analysis of Maternal Consciousness in O'Neill's Plays

Ding Gen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nyu College, Jiangxi, Xinyu 338000)

Abstract: Eugene O'Neill, an important playwright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world, has created a series of unforgettable female characters with his profound brushstrokes and unique perspectives. Whether it is a mother, wife, daughter, or prostitute, these characters emit a strong "maternal" radiance in his works. O'Neill's portrayal of "maternal" characters is full of passion and delicate emotions. For example, in his play "The Moon Shines on the Unfortunate Person," he portrays the tenderness and resilience of motherhood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 Josie. In addition, O'Neill also devoted himself to depicting the power of Mother Sea and praising the mercy and kindness of the Virgin Mary. These themes are vividly reflected in many of his works, especially in "The Moon Shines on the Unfortunate Person".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maternal consciousness in O'Neill's plays, explore its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deep meanings in his works.

Keywords: Eugene O'Neill; Maternal consciousness; The Moon Shines on the Unfortunate Person; Holy Mother

摘要: 尤金·奥尼尔, 这位在美国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的剧作家, 以其深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 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母亲、妻子、女儿还是妓女, 这些角色在他的作品中都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母性”光辉。奥尼尔对“母性”人物的刻画充满了热情和细腻的情感, 例如在剧作《月照不幸人》中, 他通过女性角色乔茜的形象, 展现了母性的温柔与坚韧。此外, 奥尼尔还致力于描绘大海母亲的力量, 颂扬圣母的仁慈与善良, 这些主题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尤其是在《月照不幸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奥尼尔剧作中的母性意识, 探讨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深层含义。

关键词: 尤金·奥尼尔; 母性意识; 《月照不幸人》; 圣母

一、前言

在探讨奥尼尔的家庭生活时,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从小就缺乏了母亲的关爱和呵护。他的父亲, 一位忙碌于演艺事业的人, 总是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舞台之上, 而无法给予奥尼尔足够的家庭温暖。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 他们的家总是随着父亲的演出而四处漂泊, 居无定所。他们所居住的旅店, 往往是最为简陋和低级的, 无法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1]。父亲对于金钱的吝啬, 使得他不愿

意花费更多的钱来安置一个真正的家, 因此, 对于奥尼尔而言, 他从未体验过一个稳定和安宁的家庭生活。他的出生地, 就是在一家旅店的房间里, 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更是被送往寄宿学校接受教育^[2]。在那个学习的环境中, 他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和理解, 反而还经常遭受修女等教育者的严厉责罚和苛刻对待, 这让他感到更加的孤独和无助, 无法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温暖和关怀。

与此同时, 奥尼尔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正值



20 世纪的美国,那是一个精神价值观念逐渐缺失的时期。社会的动荡和价值观的混乱,使得许多人感到迷茫和失落,奥尼尔也不例外。这种社会环境的变迁,加剧了他对归属感的渴望,使他更加迫切地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关爱和呵护。然而,现实生活中,他却难以实现这一愿望^[3]。于是,他开始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来寻求心灵的慰藉,试图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那个他所渴望的“母性”。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被赋予了无私而伟大的心灵,她们成为了奥尼尔心中理想化的母亲形象。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在精神层面上找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一个可以给予他安慰和温暖的心灵避风港。因此,可以说,在奥尼尔的戏剧作品中,“母性”已经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是他通过文学创作来寻求心灵慰藉的一种方式^[4]。

二、母性意识

在尤金·奥尼尔的剧作中,母性意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贯穿于他的创作生涯。奥尼尔的剧作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擅长于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在他的笔下,社会上的各种人物角色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和情感,而母性意识则是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奥尼尔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充满了母性的光辉,无论是未婚的女性还是真正的母亲,她们都以宽宏的胸怀去包容男性的缺点,展现出一种深沉而无私的母性力量^[5]。

(一) 深沉而又无私的“母亲”

在 1919 年,奥尼尔发表了剧作《救命草》,这是一部自传体的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奥尼尔再次展现了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突显了无私奉献的母性力量。剧中的女性人物艾莲,拥有一颗善良、纯净的心灵,却不幸患上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6]。在那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地方,她找到了光明,并偷偷地爱上了另一个病人史蒂芬。史蒂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但他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艾莲发自内心地鼓励他,告诉他要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并对生活保持坚韧的信念。在艾莲的鼓励下,史蒂芬开始发奋努力,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当史蒂芬即将离开医院时,艾莲的病情却已经加重。尽管史蒂芬对艾莲充满

了感激之情,但他却无法以爱情来回报她。在这里,奥尼尔深入地赞扬了无私的爱,艾莲的伟大牺牲正如母亲的形象一样,默默奉献出自己的爱,让他人沐浴在爱的光辉之中。

(二) 令人眷恋的“大海母亲”

奥尼尔对大海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他拥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经历,大海对他有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奥尼尔的剧作中,大海常常被比喻为“母亲”,而他自己则自称为“大海的儿子”。奥尼尔认为大海象征着超然的生命,当人们走在海边,与大海亲密接触时,就能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安详。即使面对死亡,大海母亲也会给予人们爱的拥抱。

在 1931 年,奥尼尔发表了剧作《悲悼》,在这部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个女性形象克里斯蒂。她拥有美丽的面孔,尤其是她那双蓝色的眼睛,更是令人着迷。然而,克里斯蒂却失去了自由。她的丈夫艾兹拉是一个清教徒,为人无情而刻板。他对清教的信仰,使他压抑了对妻子的情感。正是艾兹拉对清教的坚定信仰,唤醒了克里斯蒂对自由和美好爱情的向往。因此,她爱上了具有浪漫情怀的卜兰特,并开始计划如何逃离这个牢笼,追寻海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当儿子奥林思念母亲时,他眼前浮现的是一片无垠的大海。例如,他曾梦到自己独自在海上,虽然看不见母亲的样子,但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母亲的气息。浪涛拍打的声音仿佛是母亲关怀的声音,细密的沙子仿佛是母亲的皮肤^[7]。因此,在奥林的心中,母亲就是大海,母亲与大海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儿莱维妮亚则将大海视为引领自己走出困境的通道,在海上的旅程中,她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人性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回归。在这部剧作中,奥尼尔塑造的人物都向往大海,大海不仅象征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希望,还寄托了人们对“大海母亲”的眷恋之情。

(三) 圣洁怜爱的“圣母”

奥尼尔不仅对自然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还因为受到宗教气息的影响,逐渐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圣母^[8]。在美国社会中,对圣母的崇敬逐渐渗透到文学创作中,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基督教中备受推崇,综合了女性的所有品质和美德。在文学史上,也涌现出许多描述圣母形象的文学



作品。1943年完成的剧作《月照不幸人》是奥尼尔的最后一部作品，此时的奥尼尔将视觉焦点集中在圣母形象的塑造上。这部作品也是一部自传体，但故事背景发生在户外。女主人公乔茜身材高大，蓝色的眼睛透露出别样的韵味，她真诚、亲切、热情洋溢，拥有美好的心灵世界。在剧作的第三幕中，乔茜的“圣母”形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她穿着一件并不昂贵的礼服，头发整齐，胸口上佩戴了一朵白花，这是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在这个温柔的夜晚，乔茜坐在台阶上，将杰米依靠在自己的身上，并温柔地爱抚着他^[9]。杰米微弱的呼吸和无助的心情激发了乔茜潜意识中的母性，她作为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分享了杰米悲伤的故事。乔茜用爱怜的双手，带着母亲般的呵护之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默默抚平杰米内心的悲伤，安慰失落的心灵。乔茜给予杰米的爱是宽广的，没有一丝压力，她用母亲般的爱来理解和宽容杰米，细心聆听他的灵魂。这个夜晚与其他夜晚不同，黎明悄悄爬上窗角，明亮的月光洒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缓缓流淌在周围，使那些受伤的人儿能感受到回归平静。此时的杰米依偎在乔茜的怀中，缓缓入睡，仿佛用尽了全部的精力，如同死去时的安详^[10]。奥尼尔营造了一个祥和的夜晚，乔茜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怀着深切的如同母亲一般的爱，呵护受伤的弱者，并救赎内心罪恶的人们。在这部剧作中，奥尼尔通过圣母的形象来传颂仁爱的精神力量，促使人性的超脱和净化^[11]。

三、总结

奥尼尔的母性意识的形成与他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深远。同时，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思想。奥尼尔深受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思想影响，他将“母亲”这一概念置于核心位置，用以阐释物质世界与理想境界之间的对立关系。他致力于寻找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并且积极地探索感性与理想之间的平衡点^[12]。在深入探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时，奥尼尔注意到，随着社会对物质欲望的不断追求，人们的精神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因此，他努力重新构建“母性”的思想意识，将自然视

为人类的母亲，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奥尼尔通过塑造“圣母”形象的宽仁和博爱，试图帮助人们摆脱内心的罪恶感，恢复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他致力于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鼓励人们以一种宗教般的感激、尊敬、博爱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世界万物和他人。这些观点集中体现了奥尼尔的母性意识，展现了他对和谐社会与精神世界的深刻追求。

参考文献：

- [1] 汪义群. 奥尼尔戏剧中的“大地母亲”原型再阐释[J]. 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4): 56-67.
- [2] 刘慧. 创伤理论视域下奥尼尔剧作的母性救赎[J]. 戏剧艺术, 2022(3): 89-98.
- [3] 张健. 《月照不幸人》中乔茜的母性悖论研究[J]. 当代外国文学, 2023(2): 112-121.
- [4] 李尚宏. 奥尼尔与荣格原型理论：母性意识的集体无意识表达[J]. 中国比较文学, 2020(1): 145-156.
- [5] 苏煜. 美国现代戏剧中的母性神话解构——以奥尼尔为中心[J]. 国外文学, 2021(3): 78-89.
- [6] 尤金·奥尼尔. 奥尼尔论戏剧[M]. 郭继德,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201-215.
- [7] 教育部. 外国戏剧经典教学指南(2023年版)[S].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8] Brenda Murphy. O'Neill's Maternal Archetypes: From Monstrous to Redemptive[J]. Eugene O'Neill Review, 2022, 43(2): 156-175.
- [9] Thierry Dubost. The Sea as Maternal Metaphor in O'Neill's Late Plays[J]. American Drama, 2021, 30(1): 45-63.
- [10] Judith Barlow. Beyond the Madonna-Whore Dichotomy: O'Neill's Complex Motherhood[J]. Modern Drama, 2020, 63(4): 461-480.
- [11] Kurt Eisen. O'Neill's Catholic Imagination and the Maternal Divine[J].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2023, 55(1): 32-51.
- [12] Sheila Hickey Garvey. Costuming the Maternal Body in 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J]. Theatre Journal, 2019, 71(3): 311-328.

作者简介：丁根娟（1993-5），女，汉族，江西新余人，新余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